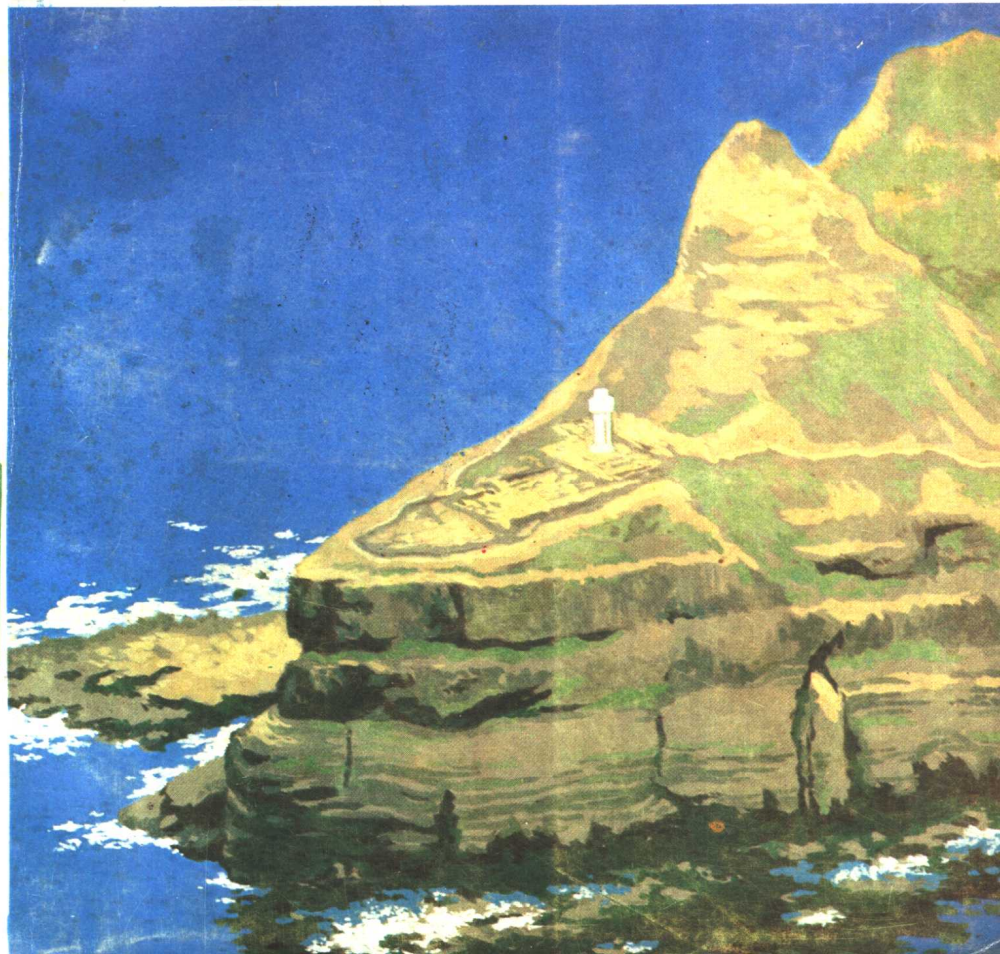


主 编 郭 枫

台湾艺术散文选

—



台湾新散文丛书

台湾艺术散文选

—

主 编 郭 枫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台湾文学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硕果可观，又以散文为丰。近年大陆虽然已有出版过台湾散文选和个人散文专集，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，所选作品，还远远不能反映台湾散文的主体原貌。由台湾新地文学基金会董事长、诗人、散文家郭枫先生主编的《台湾新散文大系》，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。这部台湾新散文大系，以写台湾人、叙台湾事、描台湾景、名台湾物为特质，其中包括《台湾艺术散文选》、《台湾小品散文选》、《台湾随笔散文选》、《台湾游记散文选》、《台湾散文理论选》等共十卷。这样巨帙浩瀚，并且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《台湾新散文大系》，现在台湾没有，大陆更没有出版过。

感谢郭枫先生的合作。同时，我们认为这将是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一个好的开端，也是海峡两岸合作出版的一个好的尝试。

还给台湾艺术散文原貌

——《台湾艺术散文选》序

郭 枫

我们期待一部台湾艺术散文选集，已经很久了。

我们期待这样的选集：从艺术的视角衡文选材，能包容四十余年台湾散文诸流派作品，呈现此一时代台湾社会的大体形貌，辑成一部既是台湾的、又是艺术的散文选集。

这样的散文选集，在台湾，迄未出现。

从一九四五年，台湾就处于集权和闭锁政策统治之下，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、文学、艺术以及出版事业，都掌握在行政当局手中。四十多年的岁月，时代不停演变，文运工作的形式和技巧也随之改变，可是，运用政治力量主导文学发展使其配合政策的原则，始终不变。在这种大背景下面，台湾的作家在下笔之际都注意自我设限，特别是散文作品会直接表露出作者的意识形态，不少人因此停笔。至于台湾过去刊印的各种散文选集，大多具特殊立场，求其超然而无依傍者，凤毛麟角，杳不可寻。

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，是很重要的日子。从这一天，

台湾“强人政治”时代结束。两年以来，政治气候逐渐温和，创作空间逐渐宽松，一些优秀作家的心灵逐渐自冬眠中醒转，整体环境逐渐容许文学生长，我们相信，九十年代台湾文坛会有一些划时代的散文作品产生。在此时代转折之际，把一九四五到一九八九这段时间的台湾散文作品，加以整理，让活跃的和隐遁的、当权的和在野的散文家，同样登场。印一套“既是台湾的又是艺术的”散文选集出来，是当前应该做的工作。

二

这部散文选集，以“台湾的”作为取材的标准之一。那么，何谓“台湾的”散文？为何以此为衡文准规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。

何谓“台湾的”散文？

仿照古人对“楚辞”解释的模式，“台湾散文”就是“写台湾人、叙台湾事、描台湾景、名台湾物”的散文。

这样的说法，也许会让人产生政治层面联想，以为太倾向“台湾本土意识”，主张文学与政治应该有些距离。是的，我不仅同意文学要树立风骨挣脱政治羁绊，而且认为作家须放大视野破除地区和种族畛域，以广阔的情怀拥抱土地和人群。可是，谈到散文，我要把“台湾的”作为选文的一个标准，是基于以下的认知：

第一，散文只有乡土艺术，没有国际语言——文学与科技不同，科技是理性的知识，许多法则符号，举世采取同一标准。文学是感性的艺术，没有国际语言，作家的成就，乃在于表现“个人的”和“民族的”艺术特色。在文学诸门类

中，散文是作家心灵的告白，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具体展示。散文家的心灵如果贴紧了乡土，散文家的思想感情如果注入整个社会的大爱之中，他的作品才有真诚的因子，从真诚的思想感情出发，通过艺术手法，也有可能写出个人的和民族的特色作品。否则，纵然华艳奇巧，不过是单纯追求形式，空幻浮薄，终归是没有性灵的工艺品，在散文艺术的领域是站不住脚的。因此，我们重视作品的本土性，把“台湾的”作为选文基本条件之一。

第二，散文应该回归台湾乡土，矫正虚幻风尚——检视台湾文学作品，除了五、六十年代的“战斗文学”盛极一时之外，四十年来“虚幻文学”一直主控着整个文坛。虚幻文学有种种形式，就散文范畴看，有很大的一批人，一心心向异邦，所写的主要作品渲染西方，描绘美国，独不愿对台湾社会和人民运笔着墨。有的连篇累牍悲悲切切叙述个人的幽情，永远沉缅于那成灰的恋史；让读者随之嗟叹哀怨，走进杳远的旧梦。有的面对混乱的社会和迷惘的人群，谈玄弄虚，妄解菩提，把脆弱的心灵引向缥缈的幻境。有的把情爱当作廉价的速食品，大量制作俗滥的印刷物都贴上“爱”的标签；让渴求关爱的寻梦人，在各式各样的“爱”书中，陷入另一度沉沦。类此林林总总的虚幻散文，在台湾出刊市场，泛滥成灾。格调虽有不同，却同样粉饰和美化了现实，对人们精神起了麻醉作用。我们要让文学回归台湾现实，用“台湾的”散文，矫正“虚幻的”产品。

第三，呈现台湾散文原貌，广纳各种流派作品——以“台湾的”散文为选集的重点，并没有排他的意思。事实上，我们想拆除各种藩篱，广纳诸家作品，辑成一部呈现台

湾四十年来散文原貌的选集。我们的原则是：作家在意识倾向上的统、独或何种主张，我们毋庸过问，应该重视的是其作品如何关怀台湾、描绘台湾。在个人背景上，不考虑籍贯或身份，这些外加的条件和一个人的品格与作品，并无必然的关连。在作品内容上，不寻求取材方面的整齐一致，宣扬光明或揭露黑暗都不是问题，以真情热爱来写作，读者自可辨识，不必多加解说。

三

这部散文选集，以“艺术的”作为取材的另一个标准。那么，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？

所谓“艺术的”散文，就是文学性的散文，一般也说是狭义的散文。我想把“文学的”或“狭义的”散文，直称之为“艺术散文”，更为简便。“艺术散文”这个名词，在现代文学分类中，尚少使用，或许会显得突兀。个人以为，要凸显文学性散文的艺术特质，强调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根本差异，把文学性散文定名为艺术散文，可能名实相副。

艺术散文与非艺术散文，或者说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，不宜就作品的形式或内容简单地划分，应从美学层面考察二者本质的差异，作出比较明确的区别。

散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，并列为现代文学四大类部。论者把艺术性高的文学散文划为“狭义的散文”以别于应用性高的“广义的散文”，如此划分，已初步区隔出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疆土。可是，“狭义的”一词，抽象而难辨识。为了对狭义的散文描画明确的面容，前辈作家又有“抒

情散文”、“文学散文”、“美文”等命名。而这些命名，仍然语焉不详，也未能具体显示文学性散文的特质何在。在这儿，我们作一些概要的讨论：其一，就“抒情散文”来说：一般所谓的抒情散文，范围包括叙述文、描写文、抒情文，因为这些文章重在抒情，在文学性散文中又占很大比例，于是，把抒情散文和文学性散文之间划上等号，似乎顺理成章；不过，细加考察，却又不很周延。从既有的事实来看，文学性散文中固然以抒情者为多，但抒情的文章不一定就成为文学散文。这可以分两个层面讨论：文学性散文除了抒情文以外也有说理的散文甚至评论文章，抒情散文并未独占文学散文的领域；此外，抒情散文如果情感浮滥而手法粗糙，实在和文学的艺术要求相去甚远，那种作品虽是抒情文章，也不便迳入文学之列。所以，抒情散文可能是文学散文也可能不是文学散文，这是很明白的事。其二，再就“文学散文”和“美文”来说：这两个命名较切合艺术散文的特质。不过，“文学散文”语意有些含糊，没有明确指出文学散文的艺术本质所在；而“美文”似乎偏重作品形式之美，忽略了文学散文内容与形式整体圆融的问题。

文学性散文是定位在艺术基础上的，所以，以“艺术散文”命名文学性散文，恰能标示其艺术本质。艺术散文首要条件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调和。但“内容”为作品的必要条件，“形式”为作品的充足条件；或者说，内容是第一义的，形式是第二义的。缺乏真挚内容的作品，纵然形式独创，亦难成为美好的艺术作品。

艺术散文的内容，容许思想感情有自由发展的空间，不必拘于一格。个人独特的经验或感受，亦有值得珍视的；但

是，开阔的思想与真挚的感情，恒为艺术散文内容上的精金美玉，若与狭隘而造作的内容相较，品质高下自见。

艺术散文的形式之美，是语言、格调、结构、布局……诸元素之和谐结合。诸元素结合手法的高低，足以显示作者艺术造诣的水平，自然结合，浑如天成，乃展现散文的创造境界。故考量散文艺术，视其境界高低为准。不宜着眼一点而忽视全面，斤斤以语言的创作为唯一艺术。语言在散文手法中，不贵奇巧而贵乎绝妙，所谓绝妙也者，是语言运用繁简得宜，恰如其分，无逞强卖弄，无斧印凿痕，乃是最高的语言艺术。

四

收录在本选集中的作品，为六十家，三百一十篇，约八十五万字。

先作横向考察，所选作家已包含了台湾散文界的各方人等：从默默耕耘贴紧土地的原乡人，到随风飞扬飘然远引的蒲公英族；从压不扁的社会主义文学玫瑰，到为拯救台湾人，心灵而“打拼”的精神医师；从淡泊自甘的田园隐者，到大众传播媒体争相宠迎的社会名流；从崖岸自高踽踽独行的狂狷者，到玲珑剔透左右逢源的人物；从强烈抗争的政治异议人士，到周旋庙堂的上流阶层；……所收的作品相当地做到了“兼容并蓄”要求。

作家的身份背景或意识形态，不必赘述；我们感兴趣的是缤纷多姿的作品。

作家创作，聚精凝神于笔墨之中，性情所至，自成风格。作品风格别具，无论雅俗，都有可观之处。这套选集里

的作品，约有如下几种风格：“隽永”：心性平和，气度从容，虽平常语言，亦有深味，台静农的《伤逝》、何欣的《一位最诚恳的教师》，堪称此中隽品。“奇奥”：以热心冷眼透视社会百态，含蕴英华，复叠意象，而语言精确，一字多义，是许达然独创的散文艺术。“质朴”：杨逵、钟理和、吴晟诸位，是道地的农夫，也是深情的人道主义者；杨逵达观力行，钟理和诚恳坚忍，吴晟勤劳拙朴，他们的作品同样不假修饰，展示大地的厚重质朴。“热烈”：面对现实的乱象，热血沸腾，勇于抗争，自不必舞文弄墨，斤斤于文字游戏，唐文标与陈永兴，虽意识形态迥异，同是热情种子。“静穆”：压于红尘，回归山野，宁静自守，有所不为的狂狷君子，有陈列、粟耘、吴敏显等；可是，他们并非太上无情，皆以悲悯情怀描绘匍匐于大地上的人群。“隐逸”：飘然独去，甘于淡泊，陈冠学、萧白等人，该是现代的隐士；陈隐于田园，萧隐于山野，自拥一个物我两忘的世界。

“温煦”：重感情，爱生活，置身大社会的小角落，以温柔的眼光关注周遭人群，曹永洋与白辛都是这样善良的人；曹的境界开阔，白的层面集中，均不失真性情。“纤柔”：台湾散文作者中，闺秀作家及其流亚，极一时之盛，张秀亚可为个中先驱，其文纤细，其情温婉，亦有可观者在。“秀慧”：女作家中，简媅是一个“异数”，洗尽铅华，独具慧眼，以卓越细笔，描绘人间生活情态，常有惕然惊心的刻画。“冷澈”：冷静而热情，浑厚而明澈，王鼎钧作品的错综之美，闪耀着变化不居的情采。“沉郁”：热情加上忧郁等于叶笛，他是天涯浪子和行吟诗人，也是扎根故土关爱人间的散文家，对浮世众生，他的淡漠讽刺，娓娓描述，在深刻

的关爱里可以谛听到他脉搏的跳动。“壮美”，壮阔、雄浑，是他希望攀登的境界；因题材而选择形式，随形式而驱遣语言，由情造文，笔随文变，是他留心学习的课题；郭枫，默默耕耘，寻求的是苗长的喜悦。

五

从纵向发展考察，台湾散文演变有三个阶段：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九是第一阶段；从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九是第二阶段；从一九八〇到一九八九是第三阶段。在每个阶段的演变中，作家们钟鼎山林，各适其志；升沉进退，迥然有别；拨开时代的烟雾来看作家及其作品，就相当玲珑剔透了。

这部选集的作家，最年长的台静农先生（一九〇二～）和最年轻的简媾小姐（一九六一～），年龄相差恰为六十岁，超过半个世纪的经历，人生观念自然相当悬殊。再把选集中的六十位作家的年龄加以归纳，可以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：一九二九年以前出生的作家，他们的写作活动与作品风格和台湾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的关联密切；一九三〇到一九四九年之间出生的作家，属于第二阶段；一九五〇年以后出生的作家，划归第三阶段。按照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，对作家与其作品，可以作另一种层面的讨论。

台湾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四十年代中期以迄整个五十年代。这十五年的台湾文学是以“反共”为政策的“战斗文学”时代。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五四这十年，台湾当局对文学的控制最严，在《戒严令》和《连保连坐》等法令监管之下，往往一字不慎，即遭飞祸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传单的境界极为模糊，尤其是小说，基本上都是“反共教材”。

到一九五五以后，随着台湾防务的巩固和社会的平静，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滋长，文坛似乎热闹起来。可是，现代文学的非现实性与不干涉社会生活的特质，与“战斗文艺”能够产生“互补作用”，因此可以为当局容纳接受。但散文要表现思想感情就遭到很大的限制。所以，在第一阶段的散文，大略可分为三种倾向：（1）战斗散文——写作的目标着眼于作品的政治作用和宣传价值，以“立意”为主，不及其他，主要的作者有刘心皇、凤兮、何凡、叶蕨等。（2）怀旧散文——怀念故乡，回忆往事，是漂泊的自然喟叹，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散文题材，主要的作者有宣建人、梁容若、王聿均、尹雪曼等。（3）闺秀散文——女作家们所写的大多是身边琐事，儿女感情，与时代和社会毫不牵连，在枯燥的八股文学时代，却成为一份精神清凉剂。主要的作家有张秀亚、王文漪、王琰如、钟梅音、林海音等。以上这些作家的作品，在散文艺术的方面仍在起步，除了少数作家的作品外，大多已成明日黄花。此一时期散文的成就，以学者的散文较高，如台静农、梁实秋等。以及这一阶段后期的几位散文家，如萧白、王鼎钧等，均能创造出自己的风格，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平。

台湾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，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。这二十年的台湾文坛变化极大，原来长期稳定的社会，因为国际政治变化由冷战而冷和，进而趋向和解；台湾内部因经济发展、教育普及而提升了人们对现实的关怀。这些变化反映在文学上，就是乡土文学兴起，现代诗大盛，通俗言情小说的流行等等。这一阶段的散文，开始了多元发展，四十年来台湾散文领域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，都在这个阶段陆续出

现。对台湾散文艺术的建设，奠下颇为可观的基业。具体的进展有以下三点：其一，开展视野、扩大题材——散文作家们，走出了悲情、乡愁、怀旧的圈子，开始把视野投向广大的人群，以真情的笔触去描刻各角落的不幸者，高度发挥了人道主义的艺术精神。如叶笛所写各式各样下层社会的小人物，令人悲悯，也令人深思！许达然对土地执著的真情，让他无法潇洒的欣赏台湾风韵，温和的诗人举起笔来，向破坏自然生态摧残善良人性的力量勇猛进击。曹永洋一位信仰自由而珍重情感的教师，当他周遭的好友，不停地有人坐监绿岛，他也忍不住以喑哑的低音诉说了。吴晟，憨厚的农家子，从对家园朴素的关爱转变到对社会不义的指控。李敏勇和陈芳明，都从现代派的阵营跳出，痛心悲歌岛屿的哀伤。这个阶段中，陈冠学的田园之秋和白辛的山林之晓，都是纷乱尘世中宁静的笛音。此外，一些西化的作家如余光中、叶珊等也建立了浩大的声势，雄视一时。其二，创造散文技巧，树立多样风格：在散文艺术上的钻研竞进，手法翻新，是第二阶段散文作家对台湾艺术散文的另一贡献。从提炼的白描到淫丽的夸饰；从朴素的实现到意象繁复的象征；从结构严谨的篇章到信笔曼衍的随谈；从精简的小品到浩荡的长篇；从纤弱的夜曲到雄浑的高音；从局促的心象到旷达的人生；属于散文艺术各种层面的技巧，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。这是三十年代以来散文艺术未曾有的景象。

台湾散文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，这个阶段的家，大多是一九五〇年以后出生的散文家，他们成长的岁月，正是台湾急速变化的年代。台湾自七十年代之后，农村凋弊，青年人口大量流放工业区；在商品经济侵袭下，都市成

为金钱游戏与色情犯罪的渊藪；社会上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异，显著地升高了劳资冲突；“党外”民主运动的崛起，强化了省籍矛盾和公权力不彰的危机；加上政治的权力争逐，让年轻一代作家触目惊心。于是，台湾散文产生了两极的变化，有些人疏离了文学，投入直接抗争的阵营，以笔代剑，写作政论文章；有些人倦于斗争，归隐田园，听鸟赏花，学道悟禅，自守一个世界。这两种趋向对于文学的正常发展，都产生了障碍。而直面人生执著艺术的散文作家，已寥落展星，陈列、简媅是几个光灿的名字。

八十年代的台湾散文，除了以上两大倾向外，有一种介乎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“散文”，大量攻占了文学市场。这类东西以轻薄短小为争取工商时代读者的利器，以文章配合插画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，内容则轻薄飘浮，编梦织幻而已！这类东西发展到极致，变成每页只印三、五行的“语录”，或“几句话”之类的印刷物。流风所及，台湾文坛现阶段的散文，已一片模糊了。

六

台湾四十多年的艺术散文，自其表相观之，群芳竞秀，繁华满眼；检视实际成就，大多秀而不实，成果并不丰硕。究其缘由，不能不归之于文学长期受禁锢的原故。在政治逼迫下，独立特行作家，下笔之际，须再三考量，作品乃隐约朦胧，自难鞭辟入里；结果这一些舞文弄墨的文坛过客，追逐形式，放言艺术，把散文导向诡异讹滥的末途。

台湾写作环境的真正宽松，只是这两年间事，面对新的时局，散文家的生活与意识，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适，纵然

心有千结，不易凝聚笔端，短期内写出划时代的作品。真正反映时代真相足以传世的杰作，尚须期之于未来。在此，我们只能多方选择提供台湾四十多年散文的原有形貌，如是而已！

在编选过程中，为尊重作者的意见，取得转载版权，我们一一奉函作家，希望得到首肯。绝大多数作家，均热烈支持此种编辑理念与计划，对于这些鼓励，个人衷心感谢。遗憾的是，余光中先生、杨牧先生、张晓风女士三数位，为某种因由，不愿选刊其作品。余先生等之散文，亦卓然成家，倘或缺如，实有遗珠之憾。兹特各选一篇，刊于“附录”，以便读者窥其一斑。

编选之际，许达然先生之协助甚多，范希文先生敦促颇勤，王文伶、邱秀环二位小姐助理纂辑，一并于此致谢。

1990.5.4凌晨于台北

目 录

还给台湾艺术散文原貌

——《台湾艺术散文选》序郭 枫 (1)

梁实秋

台北家居 (5)

暴发户 (11)

台静农

何子祥这个人 (19)

我与书艺 (23)

记波外翁 (27)

伤逝 (35)

钱歌川

木栅和秩序 (43)

战争孤儿 (47)

杨 遼

垦园记 (55)

永远不老的人 (59)

太太带来了好消息 (61)

绿岛家书 (八则)	(69)
-----------	--------

钟理和

贫贱夫妻	(91)
做田	(103)
日记三则	(107)
书简 (二函)	(113)

罗 兰

声音的联想	(123)
写给秋天	(127)
荒村的灯光	(131)
为了这春天	(135)

张秀亚

竹	(143)
父与女	(147)
孩子与鸟儿	(153)

何 欣

鸭的启示	(161)
仍然是对的	(165)
朱自清——一位最诚恳的教师	(169)

钟梅音

乡居闲情	(177)
有朋自远方来	(181)
闲话台湾	(185)

艾 雯

一个人在旅途上	(193)
绿水三千	(197)